

西部高原采风

青海省作家协会 青海人民广播电台 编





青海省作家协会 青海人民广播电台 编

西部高原采风

作家出版社



京新登字第186号

西部高原采

编者：青海省作家协会、青海人民广播电台

责任编辑：刘英武

责任校对：祁 斌

装帧设计：张晓光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电话：5005588转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印刷：北京东光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267千

印张：10.75

插页：2

印数：0001— 800册

版次：1993年5月北京第1版 第1次印刷

ISBN 7-5063-0625-5/1·624

定价：8.05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序 言	(金 铭) 1
雪线，铸造了将军	(王宗仁) 3
当金山的母亲	(肖复华) 21
“比格云室”的情丝	(李南山) 38
西部绿色闪电	(王贵如) 50
开弓没有回头箭	(徐怀仁) 80
太阳，在他手中升起	(王云甫) 104
走向旷远的山原	(刘 郎) 124
打开这个陌生的盒子	(冯君莉) 141
村 魂	(穆林生) 151
渴望回响	(邵兰生) 167
征服唐古拉	(杜连义) 193
雪灵芝	(王志雷) 206
声音过后	(黎 圣) 224
廖炎发和他的雪豹、黑颈鹤、荒漠猫	(殷家璠) 231
依腾布拉格的星云	(雨 翁) 247
井队区——太阳村	(李玉真) 274
他们沉着地写历史	(秋 元) 298
高原企业家的风采	(李振 郭晋渊) 318

序 言

金 铭

报告文学这种样式，被文学界誉为文艺轻骑兵。我想其含义无非是指它在反映现实生活、体现时代精神方面，来得及时，来得迅速；由于报告文学成为历史的真实记录，因而引起人民群众的注意和喜欢。

就全国范围来讲，报告文学创作在我国新的历史时期发挥了很好的战斗作用，直接推动生活前进。如果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分水岭，这之前，我省报告文学创作是非常冷落的；运用这种形式进行写作的作者只是散兵游勇，见诸报刊的这类作品凤毛麟角。三中全会之后，我国经济建设发展迅猛。大好形势呼唤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同时也呼唤着人民的文学。这种大环境的气候，无疑影响和促进了我省文学事业的发展。报告文学创作大有起色，陆续出现了一批报告文学作者。

在这种势头面前，我省广大文学作者认为有必要有一个报告文学的集体，以共同的力量，向全国报告青海高原的改革巨变所发生的一切。青海省作家协会和青海人民广播电台，抓住有利时机，于一九八五年召开了首届报告文学笔会。为了更好地组织报告文学创作，使之持之以恒；接着成立了“青海省报告文学笔会”的社团式组织，依附于省作协和省电台共同负责领导。整整七年头过去了，这个文学组织发挥了积极的、卓有成效的作用，团结了广大报告文学作者，逐年产生了大批较好的报告文学作品，

形成了可观的报告文学作者队伍。

众所周知，青海高原号称世界屋脊，属于地球第三极。这是一片广袤的严峻的土地。但是，青海地广物丰；高原风貌，江河源头，独步华夏大地，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因之，四方有志之士，风涌前来，立意开拓，艰苦创业，改变着青海贫穷落后的面貌。我省的报告文学创作，在青海的振兴中显示了崭新的生命力。

收集在这部报告文学选集中的作品，只是新时期以来创作发表的一部分。由于每位作者只能入选一篇，又由于许多作者的作品过去已经选入省、内外出版的著作，而且有的作者出版了自己的专著，为避免重复，只能割爱。

承蒙作家出版社厚爱，特别是玛拉沁夫同志的亲自关照，使这部来自青海高原的报告，得以顺利出版问世。我们感激的心情是深深的。这部选集的分量有多重，作用有多大，有待时间的考验，读者的评断，实践效应的反馈。

开拓与创业需要报告文学；

改革与开放需要报告文学；

青海经济振兴需要报告文学；

青海高原的崛起更需要报告文学！

我们青海的文学作者将在这块园地上励精图治，使这朵报春的鲜花越开越艳，永不凋萎。

雪线，铸造了将军

——记总后勤部青藏兵站部部长王满洲

王 宗 仁

小 序

我的案头放着一本书：《新时代的英模》，邓小平题写书名，一九八七年在北京召开的全军英模代表大会集萃。我所写的主人公王满洲的部队作为集体代表参加了大会，书中对他勾写了这样几笔：“部长王满洲，汽车兵出身，已在高原战斗了三十三个年头，青藏线的山山水水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王满洲是总后勤部青藏兵站部部长。他所管辖的部队大都驻在四千里青藏线上，横跨陕、甘、青、藏四省(区)，环境艰苦，百分之六十九的基层单位和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人员常年海拔四千米以上的高寒缺氧地区工作，那里平均气温在摄氏零度以下，空气中含氧量只有内地的一半。王满洲的故事便是从雪线上产生的。纷纷扬扬的雪粒夹着寒风击打着他和他的故事。

笔者于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曾有幸与王满洲在一个汽车团里工作过，吾系后来者，与他直接接触不多，但对其威名早有所闻。我们再次见面已是二十五年以后了。我万万没有想到，他的身体仍是那样高大，那样结实，根本不像一个在风雨青藏线

上奋战了三十三年的高原人，更不像五十四岁的人。难道“世界第三极”的严寒、风沙奈何他不得？我笑问他。他听罢，哈哈笑笑，那笑声荡出窗口，传得很远，很远……

对于人们来说，保持他生命的纯真是多么重要！我总觉得雪是世界上最纯真的物体了，而他呢，又是来自雪的世界，冰的故乡……

雪山上的形象

对于王满洲来说，前半生最富有光彩的历史应该说是在青藏高原上曝光的。三十三年了，他的心紧紧地贴在青藏线上。这儿，抬足便是路的崎岖，举目可见山的气势，他正是在这里奋斗、奉献。那么，可不可以这样说：唐古拉山二十五昼夜的故事是他这幅彩卷中的中心。

我一直是这么认为的。我非常崇敬二十五昼夜中包括他在内的那些英雄们。那年，他才二十三岁，是他所在的汽车团来西北后执行的第一趟运输任务。七十五台汽车，载运着近四百吨物资，来到了海拔四千七百米的唐古拉山。时值一九五七年一月八日。

一场罕见的暴风雪突然降临，车队被围困在山上。

三十一年后，我们坐在京城京丰宾馆回忆这件当时轰动全国的事，悠悠岁月未减弱王满洲那激动的情绪，他的心涛仍在那场漫天搅动的风雪中跳荡。三十一年了，他讲起来还像昨天的事。他说：

“我们的汽车团原先住在首都、天津一带，一九五六年临时调到西北执行任务，期限为三个月。当时，团里、营里、连里给我们做动员时都是这么讲的，三个月，执行完任务就回北京。可是怎么样？三十三年了，我们还得准备长期干下去。”

他没有怨，没有惋惜，言谈中充满着豪情。

是的，没有这三十三年的磨练，会出一个今天的王满洲么？

他接着说：

“我们一到西北就遇到了围困二十五昼夜这个严峻的考验。当时与暴风雪搏斗的二百零四名同志，现在还留在青藏线上部队工作的只剩下我一人了。我们在经过二十五昼夜激战之后，一个个变得不像人样儿了，满脸油腻，胡子拉碴，两腮掉肉，活活像野人一样……”

他沉进了深深的往事之中。我觉得唐古拉山的雪峰仿佛一下子全集中在宾馆这间明亮的房间里……

车队被困在山顶后，同志们并不甘心，力图驾驶着铁马突围出去。但是，没成功，长长的车队像失去了筋骨的长龙，瘫痪在暴风肆虐的雪山上。

天与地无法分辨，夜与昼难以区别。雪的世界，风的世界，冰的世界……

浑沌，奇寒，渺茫……

驾驶员们不敢出驾驶室，哪怕在雪地上呆几分钟，雪地马上就会鼓起一个雪堆，人被飞卷而来的雪墙埋得严严实实！驾驶员和助手要轮流用脚踩着油门，千万不敢松动，一松就灭火，灭了火汽车就再也发动不起来了。

二百多人的吃喝拉撒睡，全在驾驶室里。吃，哪里有充饥的食品？道班的一碗稀饭一元钱——一九五七年的一元钱啊！那也得买。在这上下唐古拉山的几十里山道上，它是唯一的人家，一元钱换来一碗救命的稀粥汤，得感激它啊！

暴风雪无休止地、无边无际地怒吼着，何处是晴朗的天气？车队飞奔的征途在哪里？

一切都是未知数，都是梦幻！

三天中，车队只向前推进了一公里。

一公里路走了三天！可是再也寸步难移了。

挖雪开路的战斗仍在艰难地进行着，不少同志的双脚、双手

已经冻坏了。王满洲心里很急，他不时地走出停车的地段，站在一个山包上往山下望望。可是，什么也望不到……

张洪声营长此刻的心理负担超过任何一个人了。他想到必须派一个驾驶员开车到山下的安多兵站去弄些吃的来，要不部队马上就要饿塌架的。受困的地方离安多兵站近百里呢！张洪声想到了王满洲，这个像钢人一样的驾驶员能胜任哪怕再艰巨的任务。

果然，当营长把他叫来一说，他跟音就回答：“行！”营长问他：“你有把握吗？”他稍稍想了想，说：“你要我讲出个子丑寅卯来，说实在的，我说不清。但是，我是拼了，反正不能让暴风雪给困死在雪山上！”

够了！有这句话就什么都有了。

王满洲开着车向山下驶去。车上坐着副团长张功。汽车分明是一头发怒的狮子，扑撞着路面上的雪墙。但是，车速非常缓慢，走走停停，像老牛一样哼哼……

整整走了两天两夜，才到了安多兵站，这时王满洲感到最迫切需要的是好好睡一觉，确实太累了。张功有点作难地说：上哪儿去睡呢？兵站的人天晓得住在什么地方，每一间客房都关得紧紧的，怎么叫也叫不开。王满洲到站上角角落落转了一圈，发现有一顶帐篷是空的，他们便不管三七二十一摊开汽车保温套躺下了。还行，竟没有感到冷，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一觉睡醒来，弄不清是早晨还是中午，反正满帐篷里亮晃晃的像撒了金箔，刺晃得根本睁不开眼睛，揉了揉半天，好不容易睁开了，两个人你望着他笑，他望着你笑，没完没了地笑了起来……

为啥？当时谁也不明白。当然，后来清楚了，原来两个人的脸肿得像发面，全变了形，谁也不认识谁，怎能不乐？

冻的？饿的？还是病的？

全有。

第三天，王满洲拉着一车饭菜、柴禾、牛粪，上了山。正是

这一车东西，给冰冷、孤寂的雪山输送了温暖，点燃了烈火，瘫痪的长龙又复活了……

三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的中年人已经苍老了，当年的小伙子王满洲也当上了部长。唐古拉山呢？还是那么暴躁、可怕吗？长高了还是变矮了？……在这几十年中，也许它给为数不少的高原战士又出过许多难题，谁战胜谁了？唐古拉山还有二十五昼夜时那种威风吗？当然，我不会否认这样一个事实：肯定有一些高原战士在它的怀抱里吃了苦头。但是，即使这样唐古拉山这本教科书一定会被一代又一代高原人去翻阅，去咀嚼。

我望着王满洲，我觉得他没有变老，还是当年硬铮铮挺立在唐古拉山的那个王满洲。

这时，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我感到他把四千里青藏线上那牧草搅和着冰凌、雪团拌凝着泥沙的清冽冽的冷风都吸来了。我的五脏六腑并没有觉得清爽，而只是变得沉重。

他说：“那次与暴风雪拼斗二十五昼夜之后，好几个同志的腿坏了，在拉萨、西宁经过了抢救治疗，没用，最后截肢了。唐古拉山给我们留下了永久的纪念。我们终究要把它踩在脚下的。没有脚也要踩着它攀登！”

我咀嚼着这些话，好像有点估不透。

雪地是沉默的，只有暴风雪才是它的话……

团长有团长的威风

王满洲的“严”是闻名青藏线的。谁不知道他那双眼睛好厉害，你如各行其事，把规章制度当儿戏，他瞪你两眼，那目光直挖你心，让你无地自容。

我说的下面这些事大都发生在他当团长的时候。也许他觉得一团之长更应该有这种威严，他才把更多的笑容变成了严峻的目光。有人背着他说：“王满洲有点‘军阀残余’！”他听到了，捎去一

句话给这些老兄：团长若没团长的威风怎么带兵？

他给我讲了个小插曲，挺逗的——

一次，总后一位领导同志来青藏线视察工作，在某部向大家问好：“同志们辛苦了！”回答：“够啥辛苦！”弄得这位总部领导不知下面该讲些什么……

王满洲在讲这件事时，心里的滋味是酸甜苦辣全有。太心寒了，这样的事就出在他所领导的部队里，下面出洋相，头头脸上无光。更重要的是它反映了高原部队的素质差。当然，可以得到安慰的是，早在七年前他当团长时，他的团队就是一支训练有素，纪律严明，很讲究军风纪的队伍。这在青藏线上的汽车部队中是非常难得的，每回忆到这里，王满洲就很自豪，他说：“有句顺口溜叫：‘步兵紧，炮兵松，吊儿郎当汽车兵’，不对，汽车兵为啥就非得要稀拉？我认为关键的问题是领导，要有章可循。当然有了制度还得要人去抓，去督促，如果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或者索性光晒网不打鱼，那么再多的制度顶屁用？我当连长、营长、团长以至部长时，都讲一个严字。在这个问题上我从不姑息迁就，不怕别人有意见。你们可以给我提意见，甚至骂我，但你不能不让我严。事情就是这样，你一动真格的，那些人嘴再硬也就软了，怕了！”

有这样一件事，听起来有点玄乎，但确有其事：

一年冬天，王满洲带着车队到西藏去执勤，日行千里，夜走八百，任务很紧。王满洲对全团驾驶员有一个规定：“冷车一律不准踩马达发动，必须坚持用手摇柄发动车。”这样做可以保护好电瓶又能延长车辆的使用寿命。这是一条死规定，谁违犯了都不行。王满洲对连队的干部们说：“你们要大胆管理，发现踩马达发动车的反面典型就给我抓住，我要在全团点名进行批评。我无意和哪个人过意不去，我只是要告诉同志们：制度是硬家伙，纪律是铁的，谁碰着了该谁倒霉。这天早晨车队从沱沱河兵站出发上

路，天气冷得寒心，随车队出发的兵站部后勤部部长乘坐的车，摇了几十圈，累得驾驶员和助手汗水乱溅，也不着火。这位部长有点不耐烦了，想省点事，就对驾驶员说：“别死摇车了，踩马达吧”。驾驶员却说：“不行，团长知道了不会饶的！”说罢他继续摇他的车，高原的寒风吹拂着他热淋淋的脸，手摇柄转成了一朵花……

乘车的部长不忍心战士这样拼命，便帮着一起摇起了车。马达终于欢唱起来了，静静的雪山也显得有了生气。

后来，后勤部长在各种场合里讲过这件事，他表扬的是这个自觉的战士，但是语气里充满着对王团长的钦佩。有什么样的领导就有什么样的兵！

可以设想：战士们背着团长都不做一件违背团长意愿的事，这个团的工作还能搞不好？这团长当得够水平！

“战士、干部是否很怕你？”我冒昧地这样问王满洲。

他笑了：“很可能。不过，他们最终会明白过来，明白团长是为了他们，是为了事业。”

这，我绝对相信。善心、慈爱往往并不是一下子就被人们所接受的。这好比嚼橄榄果，越嚼越有味，甜劲在后面。

那时候，王满洲所领导的汽车三十五团是兵城格尔木市很有军人素质的团队，他们的兵出现在街上，走路也好，待人接物也好，都会鲜明地显示出：“我们是三十五团的兵！”

当然，越是超群，突出，就会越是更多地招来人们的目光，这种目光是各种各样的……

有这样一件事——

当时兵站部有位领导不相信王满洲带的兵就没个稀松的，便在驻地格尔木街上布下暗哨，抓三十五团的人，看你有没有不争气的兵？整班整连没问题，我就抓你这“散兵游勇”。只要抓住，咱就不客气了！

一个星期过去了，纠察队在兵城没有发现三十五团有一个稀松的兵，开飞车的也罢，发生事故的也罢，或者是违犯军容风纪的也罢，统统没有发现。一切似乎都非常平静。

这是星期一的晚上，王满洲已经脱衣要睡觉了，突然电话铃响了，非常急促，他抓起话筒就传来了兵站部副政委的声音：

“老王，抓住你的兵了！快来领人。”

王满洲忙问：“抓到的是什么人？”

“这两个小子最捣蛋，是你们电影组的，在大街上喝酒划拳，简直跟国民党兵一样。”

王满洲一听，觉得不对头啊，睡觉前他还看到过电影组的几个同志。再说，他心里有数，他们电影组的人不会这样差劲。于是，他对副政委说：

“你抓的不是我的人，肯定不是我的兵！”

“别犟嘴，你来看看就知道了。”

王满洲乘车到了指挥所，刚一进门，还没等他开口，那两个“散兵”就赶紧说：“对不起，团长，我们是×团的，刚才说了假话。”

王满洲心里当然很恼火，不过他没有发作，平静地问：“你们为什么要冒充是我们团的人？”

两个兵如实地回答：“谁不知道三十五团是个很严的部队，名声好，我们原想蹭点油水沾个光，也许就滑过去了。没想到兵站部的领导一听说我们是你王团长的兵，就抓住不放了……”

他们下面还说了些啥，王满洲一概没有听清。因为他的心里觉得酸酸的……

今天，我们重提多少年前的这件往事，会不会引起他的不愉快，给他的心头罩上一层阴影？

我这样对他说：“本来兵站部的领导想抓你的把柄，没想到让你将了他一军！”

他忙摇头：“不，那是部里的领导在考验我们呢，促我们再往上迈一个台阶，高标准严要求我王满洲多会儿都双手欢迎。再说，我也喜欢有个性的团长，就是今天当了部长仍然是这么认为……”

这是王满洲的话。我想了很久，觉得它的内涵很深广……

锦旗上的新色彩

对于青海省委书记尹克升来说，这肯定是一个迟到的新闻了，但他还是格外高兴说：“在和平时期，有三个团队荣立集体三等功，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别说和平时期，就是在战争年代，一个单位的三个团队（而不是连队）能荣立集体三等功，也是少有的。我没有翻军史，不知道是否真有过这样的事实，但是我可以肯定地说：这是一个奇迹！

这三个立集体三等功的团队就是王满洲所领导的兵站部的三个汽车团。

安全是汽车部队之本。你从我提供的下面这个数字里可以理解这话的含义：青藏兵站部创建以来，死在事故中的人员共五百三十九名。

血淋淋的数目！

谁听了都会吐舌头。近两个营的兵力！事故这只恶狼吞噬了多少蓬蓬勃勃的生命。当然，每一起事故都会有各自的具体情况、原因，不能说开车的司机就是杀人的凶手。

我非常清楚，在青藏高原上要做到行车安全，是很不容易的。哪个团队都有五百多台汽车，飞轮从西宁滚到拉萨，有的还要到边防哨卡，途经雪山、沙漠、峡谷，有时遇雪，有时下雨，还有时被卷在暴风雪里，会那么顺当么？四五十台车一动，那飞轮弄不好就要吃人的！

王满洲呢，好大的胃口，他现在要实现全兵站部的汽车部队

无责任亡人事故。

那是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全军后勤部长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的议程是讨论后勤工作的改革。王满洲向总后党委立下了军令状：我们部党委提出的目标是力争全年汽车团无责任亡人事故。

王满洲在说大话吗？兵站部有四个汽车团呀！每台车、每个班、每个排都必须绝对安全，才能保证他的决策实现。

多少与会者都用担心、惊讶的目光望着他。当然，更多的是赞赏的目光。

不必忧虑，王满洲心里是有数的。要不，他为什么显得那么沉着，冷静？

是的，还在他当团长时，硬是做到了全团在三十五个月中没有发生责任事故。这在当时的高原汽车部队史册上是绝对创纪录的。难怪总后勤部的一位领导同志这样评价他：王满洲把奇迹留在了青藏高原上！

当时他是团长，现在当了部长，职务高了，他认为理所应当地把那个奇迹的规格再提高一个档次。人，怎么能原地踏步呢？

那年他领导的汽车团被解放军三总部树立为全军车管工作的标兵，那回从北京捧回高原的鲜红的锦旗，挂在团部里至今不褪色！

现在，王满洲要给这面锦旗上再添一笔色彩了，蘸着雪水河的冰，蘸着昆仑山的雪，再调和着沙漠里的赭褐色。

实现奋斗目标后的今天，事情已过去了二年，王满洲在北京给我提起这件事，口气是那样的轻松，且带几分自豪：

“我们兵站部提出这样一个目标是经过认真分析和考究的，哪能是心血来潮？我可以告诉你这样一组数字：兵站部的车辆责任死人事故是不断下降的，五六十年代平均每年死三十人左右；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每年死二十人左右；近二年仅死八人。可见任何事物都是可以转化的，转化的条件是靠人创造出来的。我有

一个数十年一贯制的指导思想：把安全工作做为我抓工作的突破口。汽车部队要是月月翻车，年年死人，还讲什么政治、讲什么全局？”

这些话，说起来轻松，可是要真正做到，那是要扑下身子下力气的。

军令状立下以后，王满洲所做的第一件事是和兵站部的其他领导一起深入到各个汽车团抓落实。他说，我们走出机关来到下面，这本身就给下面的同志送去了一份压力。一个人如果没有压力，总是那么轻飘飘地生活，是绝对成不了大气候的；我给他们宣传安全工作的重要性，无形中就给他们肩上压了一副重担；我和他们一起研究制定安全措施，他们当然会想到要如何兑现这些措施。因此，我是主张领导干部走出办公室去工作，坐在办公室说话，话的效力起码要减少一半。

王满洲还来了一个绝招：全面推行安全工作目标责任制，用图表确定各级安全工作标准。汽车团的目标是：力争杜绝责任亡人事故，减少等级事故；连队的目标是：不损一车，不伤一人，无等级事故；这些目标都分解到每个阶段，开展“趟趟优”、“安全月”活动。

归根结底，压力落实到了每个驾驶员身上，这种压力便是责任感——

昆仑山中的大水桥以东的公路死弯多，坡度又大，王满洲给各个连队规定：这段路上学员不准开车，以免发生事故。在这个规定诞生以前这里几乎每月都有事故发生，且一出事都是人车俱惨的大事故。自从王满洲把它划为“教练禁区”以后，驾驶员们没人敢在这里搞教练，它成了安全地带。日子久了，当然也少不了有个别胆大的想冒险“犯规”，不过，行不通。一次，有个新调到青藏线上的司机，把车快速放到这段路上，看了看前后没有车跟上，便想把方向盘递给助手“来一段”，没料到，助手不干，